



情况简报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野生动植物

2025年11月

# 法庭视角

穿山甲在中国的非法贸易



## 执行摘要

**现存八种穿山甲物种均面临严重的灭绝风险，主要威胁源于盗猎及其肉类、身体部位和鳞片的非法贸易。**

为了应对穿山甲种群数量下降的问题，各国已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及国内法规逐步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

然而，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持续允许穿山甲作为药用材料的合法贸易，促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穿山甲合法与非法贸易的主要目的地。本报告对2014年至2024年6月期间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169起涉及穿山甲的法院判决书进行了综述。

裁判文书显示，在139起案件中涉及非法交易的穿山甲鳞片和个体总量高达至少42,744公斤和5,465只。中国非法贸易涵盖所有八种穿山甲物种，其中马来穿山甲、巨地穿山甲和白腹长尾穿山甲在提及确认物种的非法贸易案件中出现频率最高；非洲物种在查获数量和重量上均超过亚洲物种。

本报告审阅的裁判文书绝大多数涉及将穿山甲走私至中国大陆。共有17个国家在穿山甲走私案件中作为原产地或中转地被提及，其中，尼日利亚在数量和重量上居首位，越南在走私次数排名第一。

裁判文书显示，中国穿山甲非法贸易既有组织性，也存在投机性。多份判决书揭示，将穿山甲走私入境和将其在国内分销的非法贸易存在高度组织化，本报告将通过案例加以阐释。

此外，裁判文书还显示，中国执法部门在调查和起诉穿山甲犯罪方面能力优越。案件中通常会提交数码记录、银行记录及法医鉴定等证据，显示调查过程完善。有见及此，司法机关在打击穿山甲犯罪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多份判决书揭示穿山甲鳞片的走私和非法贸易与穿山甲鳞片在中国的药用存在明确关联。这既涵盖小规模的个人使用，也涉及将走私的鳞片洗白混入合法制药的供应链。多起案件涉及部分制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员工因参与穿山甲非法贸易，反映出个人、经营场所和制药公司与穿山甲犯罪及走私之间的关联性。

本报告旨在表明，中国国内的穿山甲药用合法市场促成了全球穿山甲非法贸易和偷猎。

因此，我们建议，除其他保护措施外，中国政府应遵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建议关闭穿山甲药用的合法市场，并开展有针对性、循证的宣传活动，以减少对穿山甲的需求。

鉴于现有贸易的规模，除此之外，我们还建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员会应审查该合法市场对全球穿山甲非法贸易的影响，评估其是否影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合规执行。





## 建议

###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禁止包括传统医药用途在内的所有穿山甲鳞片商业性贸易，关闭国内穿山甲制品的合法市场。
- 面向中医药行业、相关使用群体及公众开展有针对性、循证的宣传，以减少对穿山甲制品的需求，并鼓励使用不会危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替代品。
- 深化与本报告及其他报告所提及的来源国和中转国之间的合作，以预防、查缉、调查并追诉将穿山甲走私至中国的非法行为。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已建议，应关闭助长盗猎和非法贸易的国内穿山甲制品合法市场。

在过去十余年间有大量穿山甲制品自多个分布国及中转国被走私至中国。现有证据有力表明，中国国内的穿山甲鳞片合法市场一方面可为非法来源的穿山甲鳞片“洗白”，另一方面可持续带动对穿山甲鳞片的需求，从而直接与间接地助长了非法贸易。鉴于此类情形已导致国际大规模的穿山甲非法贸易，违背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内穿山甲鳞片市场不应仅被视为内政问题，而是关乎全球穿山甲保护和国际公约履行的重大事务。

### 我们建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员会：

- 评估中国国内合法市场对全球穿山甲鳞片走私的影响，应关注其是否影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合规执行。
- 要求中国政府澄清，在2017年所有穿山甲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并生效后，显属违反公约的规定从刚果和布隆迪进口、数量相当于29,117只整只穿山甲的制品的后续处置情况。

**最后，鉴于不法分子利用民航、海运船舶、快递、客运车辆及其他方式进行走私和运输穿山甲制品，我们建议私营运输运营商：**

- 对本报告及其他报告中确认的运输路线实施更严格的筛查和安全管理，以识别和阻止穿山甲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非法运输。



## 背景

八种现存的穿山甲都面临高度灭绝的危机，主要威胁来自盗猎及其肉类、身体部位和鳞片的贸易。

马来穿山甲、中华穿山甲和菲律宾穿山甲被评为极危；<sup>1</sup> 巨地穿山甲、白腹长尾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被评为濒危；<sup>2</sup> 黑腹长尾穿山甲和南非穿山甲被评为易危。<sup>3</sup>

穿山甲广泛分布在非洲西部、中部、东部和南部，以及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其栖息地为森林、稀树草原、草地和灌木地带。然而，学界对其种群数量的估计一直未能明确，并对其生物学特性认知有限。因此，准确评估穿山甲种群数量的下降或回升十分困难。

为了应对穿山甲种群数量下降的问题，各国已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及国内法规逐步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大数量的穿山甲仍被非法交易。在2016年至2024年间，至少有涉及了553,042只穿山甲及其制品的案件在49个国家被查获。<sup>4</sup> 就涉及数量而言，鳞片在非法贸易中占比最高，接近走私量的百分之99。<sup>5</sup>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持续允许国内进行将穿山甲作为药用材料的合法贸易，而中国也是全球穿山甲合法与非法贸易的主要目的地。

中国法院对涉及穿山甲案件的判决为解析穿山甲非法贸易及中国政府对其的执法应对提供了宝贵信息。本报告梳理分析了169份2014年至2024年6月间中国法院对涉及穿山甲案件的判决书以进一步了解穿山甲非法贸易的性质与动态、穿山甲来源和贸易路线，以及调查及起诉机构的能力。

我们亦分析了被非法贸易的穿山甲的最终用途，并评估中国国内持续的合法贸易是否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建议。





## 中国在穿山甲非法贸易中的角色

在中国，穿山甲被用作食材和药用材料的历史源远流长。<sup>6</sup> 穿山甲鳞片作为传统中医药成分的使用可追溯至公元480年。<sup>7</sup>

在中医药需求及其他用途的驱动下，亚洲的穿山甲种群因长期被过度利用而数量大幅锐减。与此同时，非洲穿山甲种群作为鳞片来源面临的压力亦同步增长。2013—2017年间，四个非洲国家曾合法出口总计约13吨野生非洲穿山甲鳞片，其中中国为主要进口目的地。<sup>8</sup>

根据查获数据、科学文献等资讯分析显示，中国是国际穿山甲非法贸易的主要目的国，也是穿山甲的主要消费国。<sup>9</sup> 越南是穿山甲贸易的另一主要目的地及消费国，同时也是将穿山甲走私进入中国的重要中转国。

过去十年间，尽管不同研究在时间范围及数据来源方面存在差异，多项对穿山甲非法贸易的分析均表明与中国相关的非法贸易无论是在查获重量还是在按重量换算为穿山甲个体的数量上皆规模显著。

根据环境调查署的数据，2015—2024年（含）期间，至少有160,000千克被查获的穿山甲鳞片与中国相关，其关联依据包括查获地点、预定目的地或涉案人员国籍。<sup>10</sup>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非法贸易数据库的数据以及各国提交的回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合作发布的报告（下称“CITES第20届缔约方大会秘书处报告”）估算，在2016—2024年间，中国为涉及92,844只穿山甲的查获案件中的贸易目的地。<sup>11</sup>

此外，根据Fei Xi等学者分析2010—2023年间390份涉及穿山甲的中国法院裁判文书，估计中国非法交易的穿山甲数量高达136,301只。<sup>12</sup> 这些数字仅代表已被查获并公开的非法贸易量，实际被非法贸易的数量很可能远高于此。

非法进口穿山甲到中国的贸易路线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尤其集中在西非、中非、东非地区以及东南亚。根据中国提交的2016年度非法贸易报告，CITES第20届缔约方大会秘书处报告指出，被查获的穿山甲的主要来源国包括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刚果（布））、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加纳、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sup>13</sup> 根据其他查获案件所显示的贸易路线，该秘书处报告还将塞拉利昂、比利时、老挝、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法国和泰国列为被非法运往中国的穿山甲的来源国或中转国。<sup>14</sup> 此外，Fei Xi等学者分析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指出，以中国为目的地的穿山甲非法贸易还涉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迪拜、巴基斯坦和尼泊尔。<sup>15</sup>

除合法和非法贸易外，CITES第20届缔约方大会秘书处报告指出，在2017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穿山甲贸易的禁令生效之后，仍有数量相当于29,117只整体的穿山甲制品被用禁令前签发的许可证以商业目的从刚果（布）和布隆迪进口至中国。<sup>16</sup> 初步判断，此贸易似乎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相关规定。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与中国关于穿山甲的法律管制

穿山甲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设立之初即被列入其于1975年生效的原始附录。其中，南非穿山甲被列入附录 I，而三种亚洲穿山甲——印度穿山甲、中华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被列入附录 II。<sup>17</sup>

1994年11月，穿山甲属（Manis）整体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sup>18</sup> 2000年，鉴于贸易导致种群急剧下降，当时被确认的三种亚洲穿山甲的野生个体及其制品的商业贸易出口配额被设定为零，实质上全面禁止了这些物种的国际商业性贸易。<sup>19</sup> 2016年，鉴于贸易对穿山甲种群造成毁灭性影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八个已确认的穿山甲物种全部列入附录 I，由此，自2017年1月起全面禁止所有涉及穿山甲的国际商业贸易。<sup>20</sup>

在将穿山甲列入附录 I 的同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还于2016年通过了专门针对穿山甲的第17.10号决议——《穿山甲的保护与贸易》，该决议包括多项建议，旨在应对贸易给穿山甲带来的威胁。2022年，缔约方在该决议第1.d 款中新增一项建议，敦促在其管辖范围内存在国内穿山甲合法市场且该市场助长偷猎或非法贸易的国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监管和执法措施，关停此类市场。<sup>21</sup> 该决议还建议，在必要且适宜的情况下，消费国应将涉及穿山甲部位及其制品的内容从其官方药典中删除，同时纳入不会危其他野生生物种的合规替代药材。<sup>22</sup>

在中国，中华穿山甲于1989年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sup>23</sup> 此后，直至2020年，分布于中国境内的所有穿山甲物种一直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sup>24</sup> 2024年，中国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报告，穿山甲属所有种自2020年6月起均已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sup>25</sup>

2022年，中国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交易包括穿山甲在内的大多数陆生野生动物。<sup>26</sup> 然而，该法仍规定，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因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及其他法律未明确界定的特殊情况需要，可以依法获批开展人工繁育、交易和利用活动。

如“利用”等关键术语缺乏明确界定，加之“其他特殊情形”等例外规定的存在，使得即便是最高保护级别的物种，仍可能因各种潜在目的而被人工繁育和利用。<sup>27</sup>

中国政府自2007年开始对含有穿山甲片的产品开始实行标识管理，产品必须加载“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方可进入流通。<sup>28</sup> 2023年，环境调查署（EIA）调查显示，至少有53种宣称含穿山甲鳞片成分的中成药产品，经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在国内网络平台公开销售。<sup>29</sup>

自2024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穿山甲药用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内容包括：（1）在202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删除了13个含有穿山甲的中成药品种（但此前获批的产品仍可依法生产）；<sup>30</sup>（2）将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品排除在医疗保险范畴之外；<sup>31</sup>（3）严格控制穿山甲甲片年度消耗量并将其减少至1吨。<sup>32</sup> 尽管这些措施是遏制穿山甲非法贸易、加强物种保护的进步，但从中国政府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提交的文件来看，中国国内仍存在规模可观的穿山甲药用与使用的合法市场。

# 裁判文书作为数据来源：优点与局限性

本研究检索并梳理了169份中国法院发布的、判决日期为2014年至2024年6月（下称“研究期间”）涉及穿山甲犯罪案件的裁判文书。完整裁判文书清单及其引用情况详见附件1。

所涉及到的裁判文书于2024年6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检索并下载。所收录的最新案例其判决日期为2024年4月。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研究未纳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称“香港特区”）的案件，而香港特区亦为穿山甲非法贸易的热点地区之一。<sup>33</sup>

经检索，共获得188份包含“穿山甲”一词的裁判文书。剔除重复文本以及未明确涉及穿山甲相关犯罪的案件后，最终纳入分析的裁判文书为169份。部分裁判文书源于同一事实背景，比如针对同一起查获案件发起的初审与上诉，或是针对不同涉案人员分别作出的判决。为避免重复统计，本报告将此类关联判决统一合并归类为“案件实例”。在本报告中，“案件实例”指代一组独立且唯一的、围绕穿山甲犯罪展开的事实情形。经整理，上述169份裁判文书共对应139个穿山甲犯罪案件实例，详见第21页附件1。

## 优点

1. 每份裁判文书所载案件事实均经过司法程序认定，因此是目前可获取的、反映中国境内穿山甲非法贸易最为准确的信息。
2. 司法程序本身能够披露其他信息来源难以获取的细节，包括穿山甲非法贸易链条中各涉案人员的作案动机和具体分工。基于裁判文书开展案例剖析，能够清晰揭示并印证其他信息渠道如查获报告等所呈现的总体趋势和观察结果。
3. 自2017年起，中国政府不再公开其提交给《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年度非法贸易报告数据，给全球相关研究带来了障碍。<sup>34</sup> 因此，本报告所梳理的法院裁判文书为当前少数可公开获取，且相对可靠的关于中国穿山甲非法贸易的信息来源之一。

## 局限性

1. 我们无法确定法院裁判文书被上传网上平台的比例。此外，平台存在不时下撤文书的情况，<sup>35</sup> 因此，检索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检索结果产生影响。另有相关报道称，该平台可能会被关闭。<sup>36</sup> 同时，Fei Xi 等学者在该数据库检索2010—2023年期间的记录，共获取390份裁判文书。<sup>37</sup> 因此，本报告采用的数据集不能代表研究期内中国所有涉穿山甲的司法案件。
2. 被公开的查获记录仅包含被执法机构成功截查的非法贸易，这被公认为仅占实际非法贸易规模的一小部分。本研究所涵盖的案件实例均已通过查获、侦查、起诉及判决定罪等全部司法流程。由此可推，这批案件实例在穿山甲非法贸易规模里所占的比例比查获记录更小。因此，本数据集得出的数字仅能体现研究期内非法贸易真实规模的冰山一角，仅反映最小值。
3. 非法贸易活动从被查获到法院出具生效裁判文书之间存在时间差。因此，本数据集中的裁判文书以研究期内发生的非法贸易为主，但仍包含少数研究期前的案件实例。该时间差带来的另一影响是，研究后期才被查获的非法贸易案件，因司法程序尚未完结，难以在本次汇总的裁判文书中得到充分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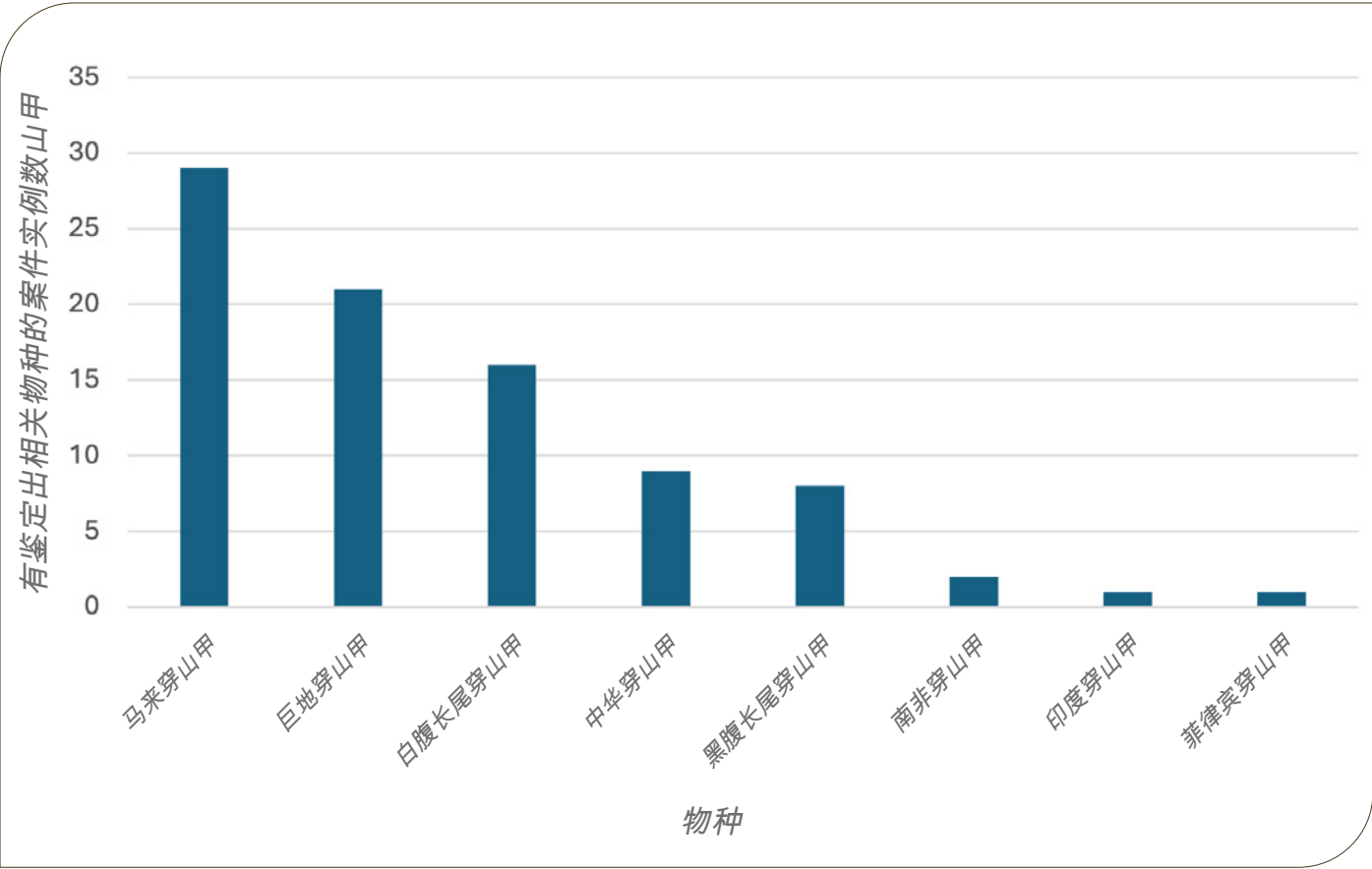
# 裁判文书分析发现

## 交易规模

本次研究汇总的裁判文书记录了139起案件实例，涉及至少42,744千克穿山甲鳞片及5,465只整只穿山甲的非法贸易。其绝大多数都发生于研究期间，仅有6起案件实例发生在2014年之前。若仅统计裁判文书记录中在研究期内发生的案件实例，其非法交易数量则包括至少42,434千克穿山甲鳞片和5,057只整只穿山甲。此外，本数据集还纳入了部分未被查获、或仅少量查获，但有确凿证据指向更大规模非法交易的案例。在相关调查中，有两起案件实例未明示查获情况，但调查结果却显示非法交易的鳞片数量高达13,343千克。

139起案件实例中，共有62起对查获的穿山甲进行了物种鉴定，涵盖了已确认的八种穿山甲物种。由于部分案件实例查获的鳞片混合多种穿山甲物种，且无对各物种的对应重量进行细分统计，本报告未对不同物种的查获量进行比较。然而，在提供了物种鉴定信息的案件实例中，涉案物种出现频次依次为：马来穿山甲（29起）、巨地穿山甲（21起）、白腹长尾穿山甲（16起）、中华穿山甲（9起）、黑腹长尾穿山甲（8起）、南非穿山甲（2起）、印度穿山甲（1起）和菲律宾穿山甲（1起）。上述已鉴定案件中，有19起查获同时报告了多达四种不同物种，其中包括：非洲物种混合（7起）、亚洲物种混合（6起）以及非洲与亚洲物种混合（6起）。

图1：被非法贸易的穿山甲物种在裁判文书所载案件实例中被鉴定核实的次数



值得注意的是，CITES第20届缔约方大会秘书处报告根据中国政府提交的年度非法贸易报告数据估算，仅是2016年度中国境内查获的穿山甲数量就已相当于43,775只整只穿山甲。Fei Xi 等学者根据更大规模的裁判文书数据集推算，2010—2023年间共有折合136,301整只穿山甲被非法交易。

本报告及其他研究推算的涉案穿山甲数量仅涵盖已被查获或起诉的非法贸易案件，因而只占实际非法贸易总量的一小部分。但不容忽视是：无论如何衡量，过去十余年间在中国境内及流入中国境内的穿山甲非法贸易规模都十分庞大。



## 来源与贸易路线

由于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等国既是穿山甲分布国也是中转国，大量案件中涉案穿山甲鳞片的具体来源难以确定。来自其他国家的穿山甲鳞片在这些国家汇集、转运，最终流向中国。裁判文书以及其他文献都表明了这一点<sup>38</sup> 例如，有案件显示非洲穿山甲鳞片经越南走私流入中国；<sup>39</sup> 另有白腹长尾穿山甲和巨地穿山甲鳞片经由埃塞俄比亚走私进入中国，而埃塞俄比亚并非这些物种的分布国。<sup>40</sup> 此外，在中国境内查获的非洲穿山甲鳞片案件中，根据案件情况分析，部分疑似经由缅甸走私入境。<sup>4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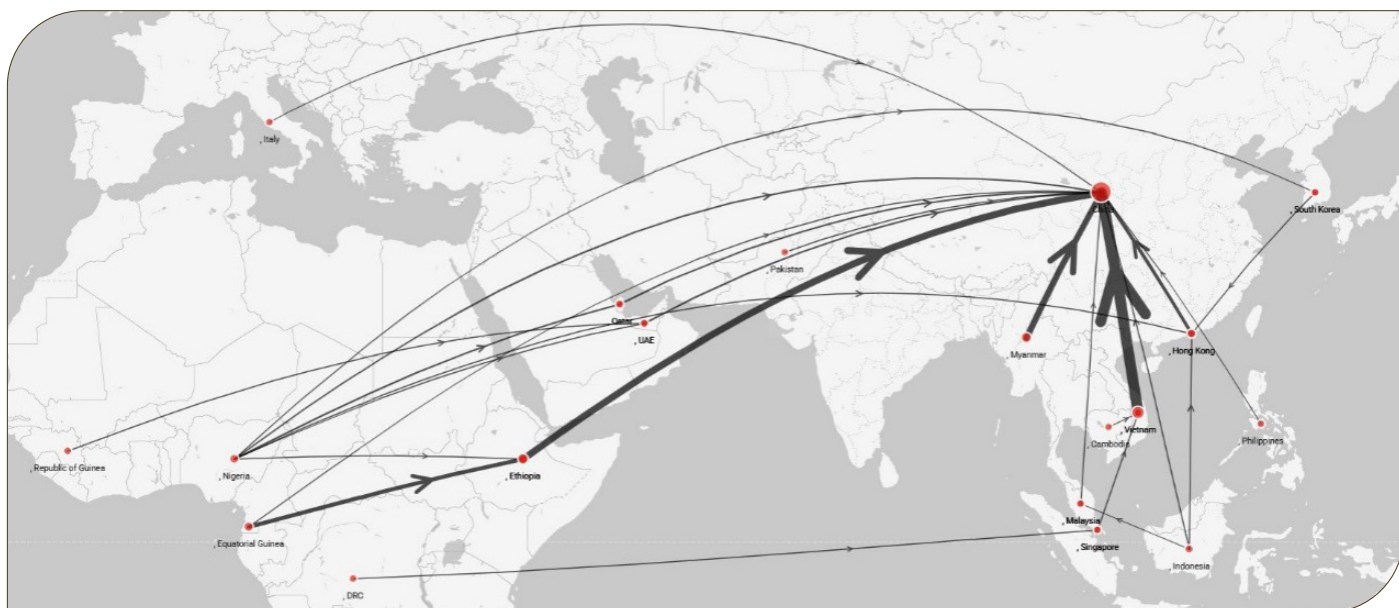
综合全部裁判文书可证实，穿山甲经下述 17 个国家直接或间接走私入境中国<sup>42</sup>：柬埔寨（1 起）、刚果民主共和国（1 起）、埃塞俄比亚（23 起）、赤道几内亚（13 起）、印度尼西亚（5 起）、意大利（1 起）、马来西亚（1 起）、缅甸（20 起）、尼日利亚（11 起）、巴基斯坦（1 起）、菲律宾（1 起）、几内亚共和国（2 起）、卡塔尔（3 起）、新加坡（1 起）、韩国（1 起）、阿联酋（3 起）和越南（38 起）。

在牵涉新加坡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案件中，新加坡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成功截获了涉案穿山甲。有 8 起案件实例查实鳞片走私入境中国，但来源国无法确定。有 10 起案件实例的涉案穿山甲鳞片经由香港特区走私流入中国内地。

图2：裁判文书所示穿山甲走私入境中国的路径。箭头越粗表示出现频率越高（非贸易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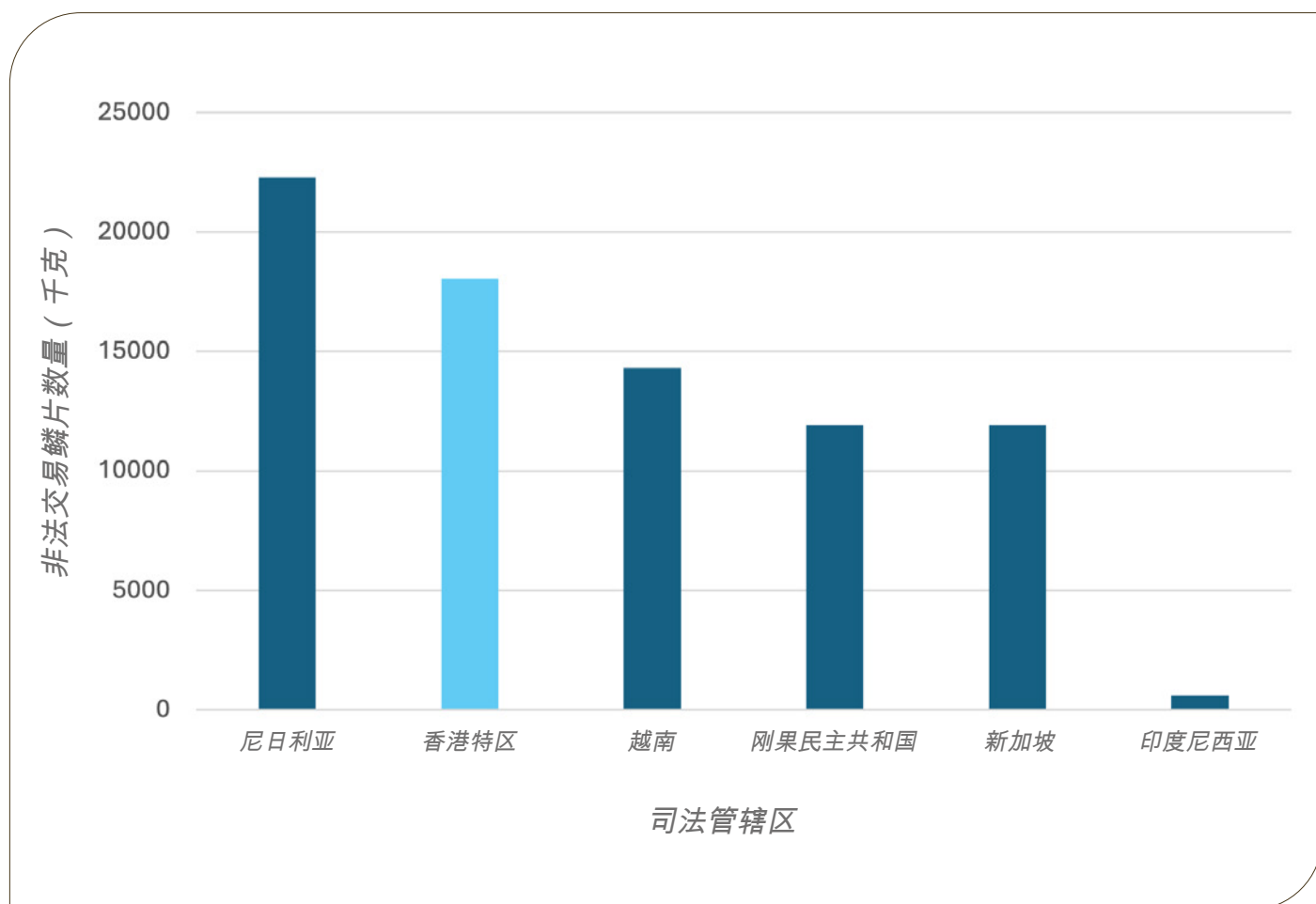
制图工具：Maply

免责声明：地图所示边界及标注仅作示意之用，并不代表任何认可或立场。



根据裁判文书所记录的案件非法交易量，涉案体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22,303千克）、越南（14,310千克）、刚果民主共和国（11,912千克）、新加坡（11,912千克）和印度尼西亚（600千克）。此外，还有总计18,057千克的穿山甲鳞片经由香港特区走私进入中国大陆。上述统计数据存在重复统计情况，即同一非法贸易案件可能涉及多个国家。

图3：裁判文书所示向中国大陆走私穿山甲鳞片数量最高的司法管辖区



总体来看，根据本报告梳理的139起案件实例，其中101起（占72%）涉及将穿山甲鳞片从境外或香港特别行政区走私进入中国内地。

尽管这些裁判文书并不能尽录或代表中国所有的穿山甲罪案，但由于这些文书彼此具有可比性，在本数据集中占比72%的情况仍值得注意。另，有6起案件实例的判决书显示穿山甲可能从缅甸走私进中国境内，而有5起案件实例的涉案穿山甲可能由越南走私入境。这些关联或是依据被告人国籍或是依据查获地点等其他因素推断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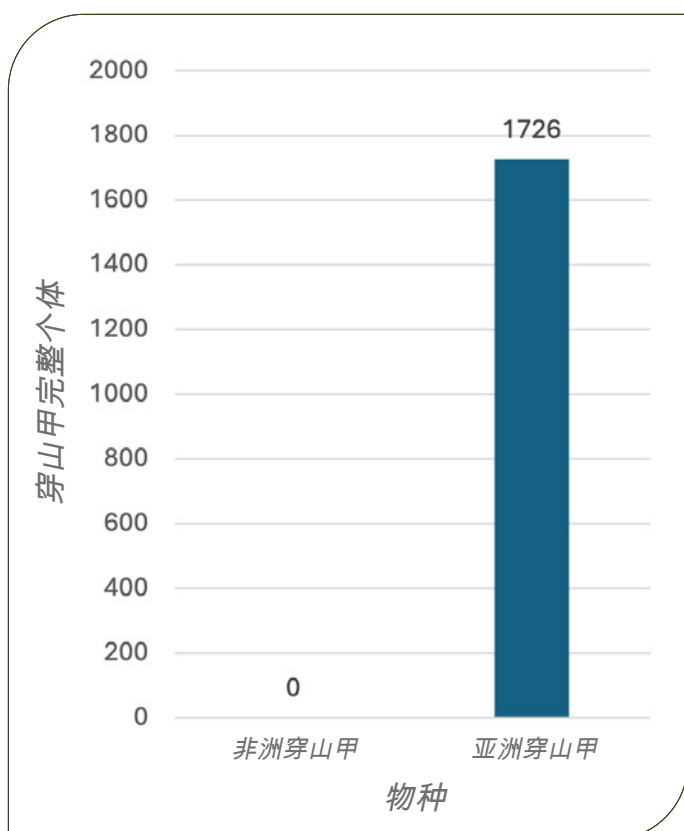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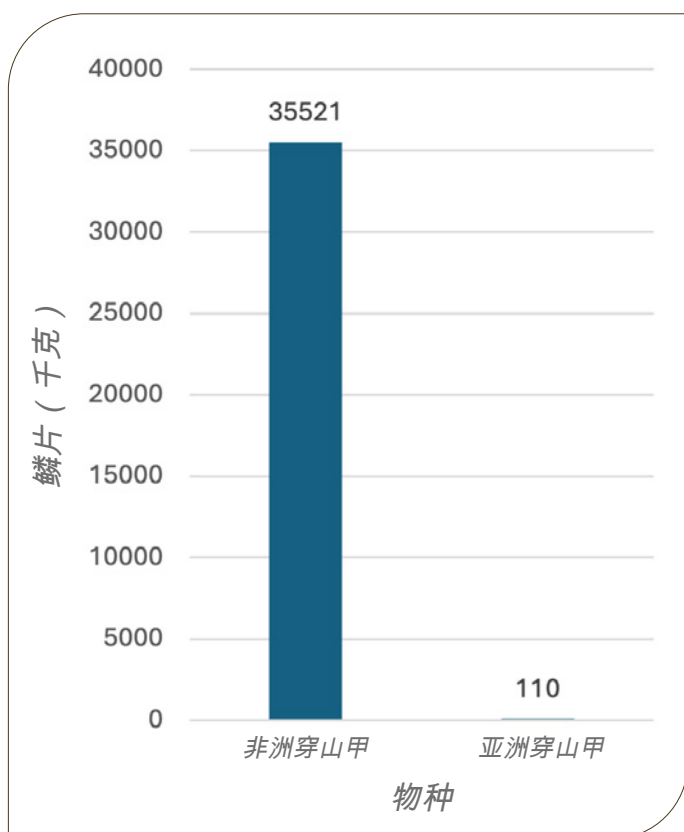
尽管无法精准判定查获穿山甲的来源国，仍可对非法贸易中的非洲穿山甲和亚洲穿山甲作一定分析。为此，本报告假设：1) 在走私案件中查获的活体穿山甲均为亚洲穿山甲（因为在长距离跨境隐蔽运输环境下，穿山甲难以存活）；2) 默认从非洲国家走私的穿山甲为非洲穿山甲，除非文书中另有说明。除此之外，本报告中的物种分类判定，均以裁判文书载明的物种识别结果作为判断依据。

该文书数据集中，仅涉及非洲穿山甲物种的非法贸易案件实例共有42起，涉案鳞片总重为35,521千克，且未查获穿山甲完整个体；仅涉及亚洲穿山甲物种的非法贸易案件实例共36起，涉案鳞片总重为110千克，查获穿山甲完整个体1,726只；涉及混合亚洲与非洲穿山甲物种两至四种的非法贸易案件实例共6起，涉案鳞片总重为473千克，涉案物种包括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白腹长尾穿山甲、黑腹长尾穿山甲及巨地穿山甲。

总体而言，非洲穿山甲鳞片查获频次更高、数量更大，而亚洲穿山甲则在查获的穿山甲完整个体（大多为活体）中占比更高。



图4：裁判文书所记录的非洲与亚洲穿山甲的非法贸易量



共6起案件同时查获亚洲与非洲穿山甲鳞片。其中1起是以尼日利亚、韩国和香港特区为货源地或过境中转地的走私案件，其涉案穿山甲鳞片在一个集装箱内被查获。<sup>43</sup> 该案显示，非法贸易链上层有组织犯罪的商贩可根据货源可得性从多地搜集穿山甲。而其余5起查获到混合非洲与亚洲穿山甲鳞片的案件并非以走私罪立案。其中一起于2023年5月查获的案件，其裁判文书显示，涉案穿山甲鳞片极有可能经由缅甸走私入境中国，且其贸易链还涉及越南。<sup>44</sup> 该案例进一步佐证非法贸易链上层的不法商贩同时掌握着非洲与亚洲穿山甲的非法供货渠道。



## 方法

走私分子采用的运输方式与其走私穿山甲的路线密切相关。在涉及多国跨洲的走私案件中，犯罪分子常常利用海运集装箱和航空运输进行走私活动。在数据集中共36起案件实例以航空运输为穿山甲走私运输方式。其中，从赤道几内亚经埃塞俄比亚至中国的航线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路线（12起）。另，有9起案件实例通过航空运输将穿山甲鳞片从埃塞俄比亚走私至中国境内；在其中8起案件实例里，埃塞俄比亚仅作为中转地，因为所查获的穿山甲种类（巨地穿山甲和白腹长尾穿山甲）并非该国分布物种。别的空运穿山甲走私路线还包括从尼日利亚和几内亚共和国经卡塔尔和阿联酋中传到中国。在亚洲，不法分子利用航班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走私穿山甲鳞片至中国。

利用海运集装箱走私大批量穿山甲鳞片的情况已有充分记载。<sup>45</sup> 裁判文书所记录的案件实例中，有7起涉及以海运集装箱运输穿山甲鳞片，其中5起始发于尼日利亚，<sup>46</sup> 部分经韩国和香港特区进行中转。另1起涉及非洲的案件实例中，运往中国的涉案货物始发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并经过越南和新加坡中转。<sup>47</sup> 剩余1起案件则涉及从印度尼西亚偷运穿山甲鳞片至中国。<sup>4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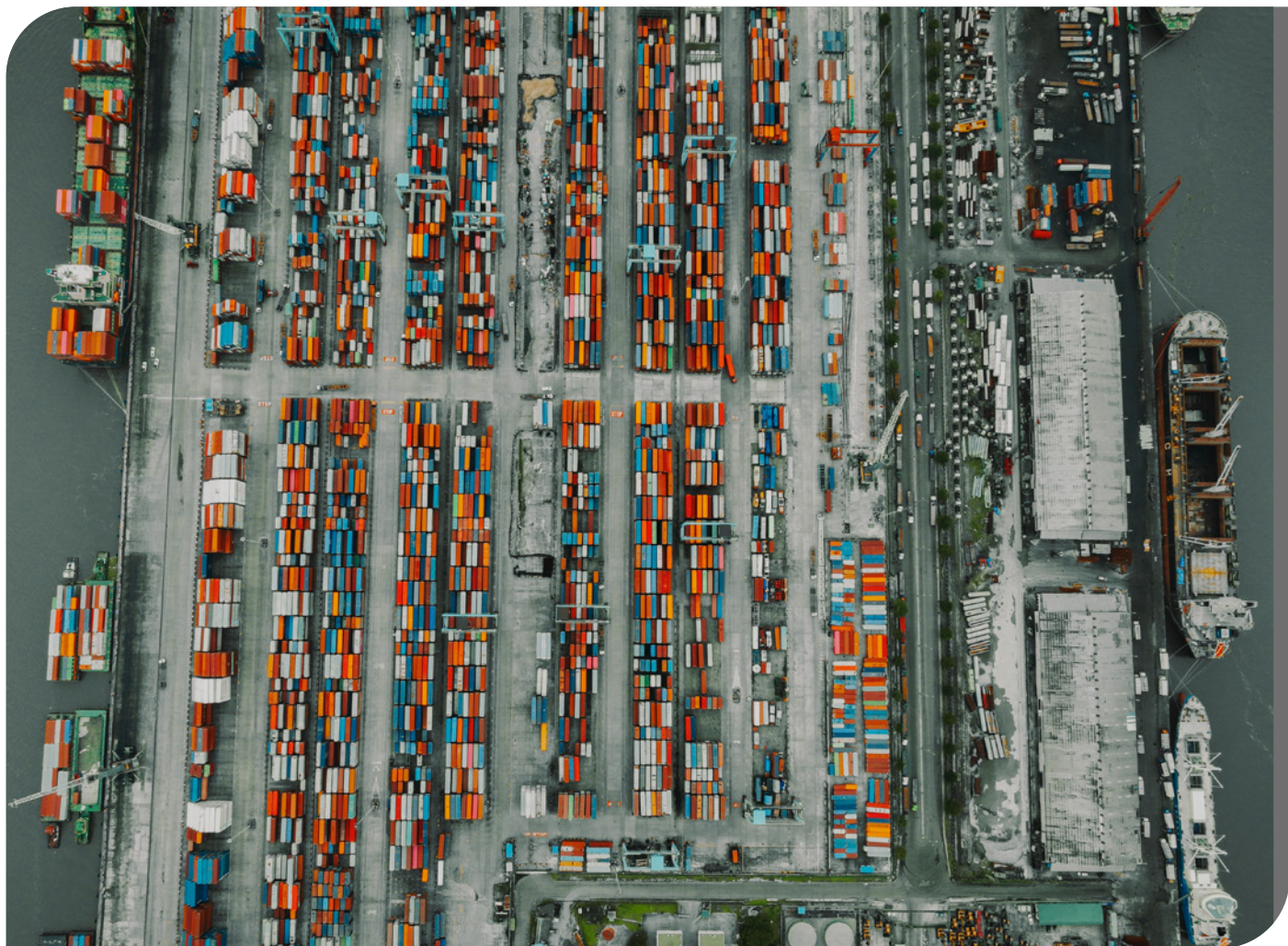
另有多起案件实例通过船舶以普通货运形式走私穿山甲鳞片。其中1起查获2,674只冷冻穿山甲，总重11,517.4千克的案件实例显示，涉案人在公海上将穿山甲由一艘船舶转移至另一艘船舶。<sup>49</sup> 走私分子原计划进入中国海域后再将涉案穿山甲转移至小型渔船运输但在此前被警方查获。

各类水上运输工具在多处案件实例中被用于将穿山甲分别从越南<sup>50</sup> 或者香港特区<sup>51</sup> 偷运至中国大陆。案件数据显示，越南芒街至中国东兴是走私穿山甲入境案件实例中最常出现的跨境线路热点，该路线常涉及跨越北仑河。裁判文书数据集中共有19起走私案件实例发生在该区域，<sup>52</sup> 另有3起案件实例也很可能涉及用该路线进行走私。<sup>53</sup> 环境调查署（EIA）于2024年获取的信息进一步确认芒街—东兴边境是野生动物走私的关键热点，走私分子通过卡车、快艇及徒步携带等方式，将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从越南偷运入境中国。<sup>54</sup>

在缅甸与中国接壤的边界，走私分子利用包括轿车<sup>55</sup>、卡车<sup>56</sup>、拖拉机<sup>57</sup>及摩托车等多种陆路交通工具将穿山甲从缅甸运入中国。<sup>58</sup> 缅甸密支那至中国腾冲及其沿线地区是穿山甲走私活动的热点，数据集中共计9起相关案件实例。<sup>59</sup>

报告梳理的裁判文书记录表明，邮寄也是穿山甲走私方式之一。有3起案件实例涉及从越南邮寄穿山甲<sup>60</sup>，1起涉及巴基斯坦。<sup>61</sup> 在中国境内，轿车、卡车及快递物流是运输穿山甲最常用的方式。





## 非法贸易的性质：有组织犯罪与投机性并存

裁判文书显示，绝大部分穿山甲非法贸易具有组织性，供应链横跨多个大洲，不同参与者在跨境网络中分工明确。

海运集装箱走私穿山甲鳞片即是典型例证。在采用海运集装箱走私的7起案件实例中，有5起<sup>62</sup>从非洲大批量购入鳞片，涉案重量达数千千克，其中2起的单次查获量更超过一万千克。<sup>63</sup>

如此大批量的鳞片收购、囤积与分销行为，需要具备横跨非洲和中国两地、规模庞大的走私网。除走私商贩之外，负责报关及其他手续的代理人亦涉案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分子将穿山甲鳞片藏匿于芝麻、花岗岩、木材及冷冻鱼类等货物之中，并借用企业名义充当发货和收货方。

裁判文书显示，穿山甲走私亦存在投机作案的情形，尤其见于涉案穿山甲数量相对较少的数宗案件实例。表面看来，搭乘航班利用随身行李携带穿山甲鳞片的行属于投机行为。在36起空运走私案件实例中，只有3起查获的鳞片重量超过100千克。然而，在第172号案件中，利用旅客作为“带货骡仔”乘坐航班走私穿山甲鳞片是有组织的走私行为。在该案中，一名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籍被告至少三次组织他人充当带货人，将至少282.775千克穿山甲鳞片藏于随身行李中走私运至中国。

利用旅客作为“骡仔”以随身行李藏匿穿山甲鳞片走私的方式不仅限于航空运输，该手法亦出现在深圳湾口岸，经陆路由香港特区走私入中国大陆。<sup>64</sup>

除使用“骡仔”走私的方式外，累犯与贿赂行为的存在亦表明航空运输走私穿山甲鳞片并非只是投机作案。在2起涉及空运走私的案件实例中，<sup>65</sup>被告均曾因用随身行李走私穿山甲鳞片被捕，获释后却再次试图走私。

另一起涉及通过航班由菲律宾走私穿山甲鳞片入境的案件中，一名海关官员因受贿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sup>66</sup>法院查明，该海关官员与其余被告构成共同犯罪，<sup>67</sup>合谋协助走私穿山甲鳞片等其他货物入境。

裁判文书显示，中国境内的穿山甲鳞片非法分销网具组织性，两起牵涉数个分别立案起诉的案件实例可以很好佐证这一点：





## 货运保险案件

第7、30、59和87号案件涉及一个专门从越南走私穿山甲并在中国境内分销的犯罪团伙。

该团伙成员分工协作，成立了两家非正规注册的“保货公司”作为犯罪运作载体，团伙成员均持有相应“股份”。走私团伙将穿山甲先经北仑河利用船只从越南走私入境中国，随后将其以改装摩托车或电动车运往东兴市。

抵达东兴后，该团伙设立的“东兴保货公司”负责接收穿山甲并预付“货主”一定保证金。随后，走私穿山甲被运至合浦县，由该团伙设立的“合浦保货公司”转运至广东省指定交付点。

若货物顺利交付，“货主”则支付运费；若途中货物损失或被查扣，“保货公司”将按约定金额赔偿“货主”。

该团伙用轿车将穿山甲从东兴转运，并利用团伙成员或关联人员控制的养猪场、养蛇场和鱼塘等地进行中转。尽管本案中仅查获了24只活体穿山甲，但法院依据其他证据认定该团伙至少从越南走私进口了4,195只穿山甲至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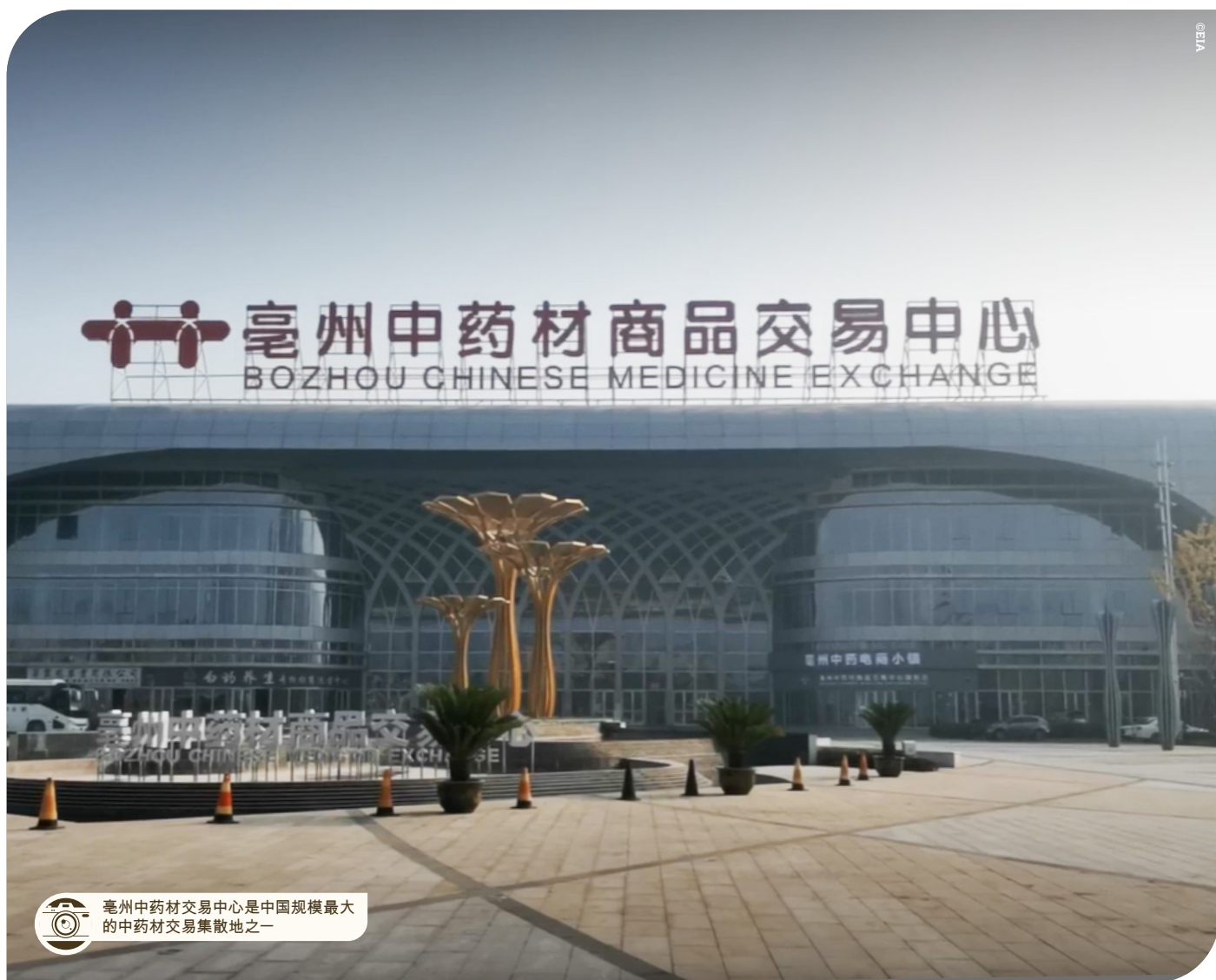
## 仓储窝点案件

第25、75和97号案件涉及2016年1月在东兴市和钦州市的两处仓库查获的大量野生动物制品。

该案主犯自2010年租赁东兴仓库，2013年租赁钦州仓库，用于非法收集、仓储及分销野生动物制品。两处仓库查获的物品包括马来穿山甲冻体97只，亚洲黑熊熊掌数百件、亚洲象皮及象肉、狮子头骨及骨骼、虎肉和其他野生动物制品。

主犯另雇佣四名被告，负责钦州仓库租赁、东兴和钦州两处仓库的日常看管，以及野生动物制品的非法接收、存储及配送。买家向主犯下单后，主犯指示其他被告完成包装和安排运输。多数情况下，涉案人员以长途客运班车托运的方式将野生动物制品发至宜兴、福州、湖南、广东、浙江、广西和上海等地。

付款方面，买家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被告账户，被告后取款转交主犯。涉案穿山甲由越南途经北仑河走私进口至东兴。



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交易集散地之一

## 走私、非法贸易与药用

根据裁判文书记录，药用和食用是穿山甲非法贸易的主要最终目的。

在139起案件实例中，共105起涉及甲片的非法买卖。据此可推，在这些案件中穿山甲非法贸易的目的包括药用。此外，在35起涉及非法交易穿山甲完整个体的案件实例中，涉案穿山甲的鳞片也可能被用于药用<sup>68</sup> 在至少29起案件实例中，裁判文书明确指出所涉穿山甲的最终用途包括药用。

裁判文书显示，这些由非法途径获取的穿山甲鳞片的药用方式呈多样化，从个人小规模使用到非法渗透合法供应链均有发生。在至少6起案件实例中，<sup>69</sup> 被告辩称走私的穿山甲鳞片仅用于个人药用而非意图非法出售牟利，以此为由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判处。在少数案件中法院采信了该抗辩理由，间接显示民众对穿山甲鳞片作为药材的认知和需求不但助长了有组织犯罪，还可引发个人投机走私行为。

在2起案件实例中，从缅甸走私入境后被查获的穿山甲样本似乎以合法处置流程被移交给医药企业。其中1起案件实例涉及的样本在2008年被查获，其后，临沧市森林公安局将查获的穿山甲鳞片竞买给一家中药饮品加工企业。<sup>70</sup> 当时，穿山甲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另一案件实例发生在2017年6月，执法人员截获走私分子用摩托车从缅甸走私入中国境内的六只活体马来穿山甲。该案的判决书显示，这些被查获的穿山甲随后被移交给一家与药业公司相关的科技公司。<sup>71</sup> 彼时，所有穿山甲物种均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公约规定，查获附录I物种活体的缔约国必须将其归还给出口国或移交给恰当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sup>72</sup> 该案将活体穿山甲移交给药业相关的公司的做法值得引起其是否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疑问。

Fei Xi等学者指出，亳州市可能因其中药材产业成为了穿山甲非法贸易的重要中转点。<sup>73</sup> 亳州以其中药材市场闻名，是中国国内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和交易中心。<sup>74</sup> 本报告梳理的裁判文书显示，走私流入亳州的非法穿山甲鳞片来自自巴基斯坦、<sup>75</sup> 尼日利亚<sup>76</sup> 和越南。<sup>77</sup>

数起案件实例涉及多名在亳州从事中药行业的人员因走私和非法交易穿山甲鳞片而被定罪。<sup>78</sup> 以下案例揭露了亳州中药材市场在穿山甲非法贸易链中扮演的角色。





## 持证商户经营的非法贸易<sup>79</sup>

2015年，执法部门在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查获了穿山甲鳞片及其他野生动物制品。

被告人经营一家制药企业，持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许可证，并持有安徽省林业厅核发的审批文件。

该企业所持的许可证允许其经营穿山甲及其他野生动物制品。被告辩称，因为企业持有许可证，所查获的穿山甲鳞片不应纳入量刑考量。然而，法院认定，被告未就涉案具体批次鳞片的来源合法性履行报批手续，故涉案鳞片来源不合法，不属于合法经营。

## 制药企业法定代表人参与走私<sup>8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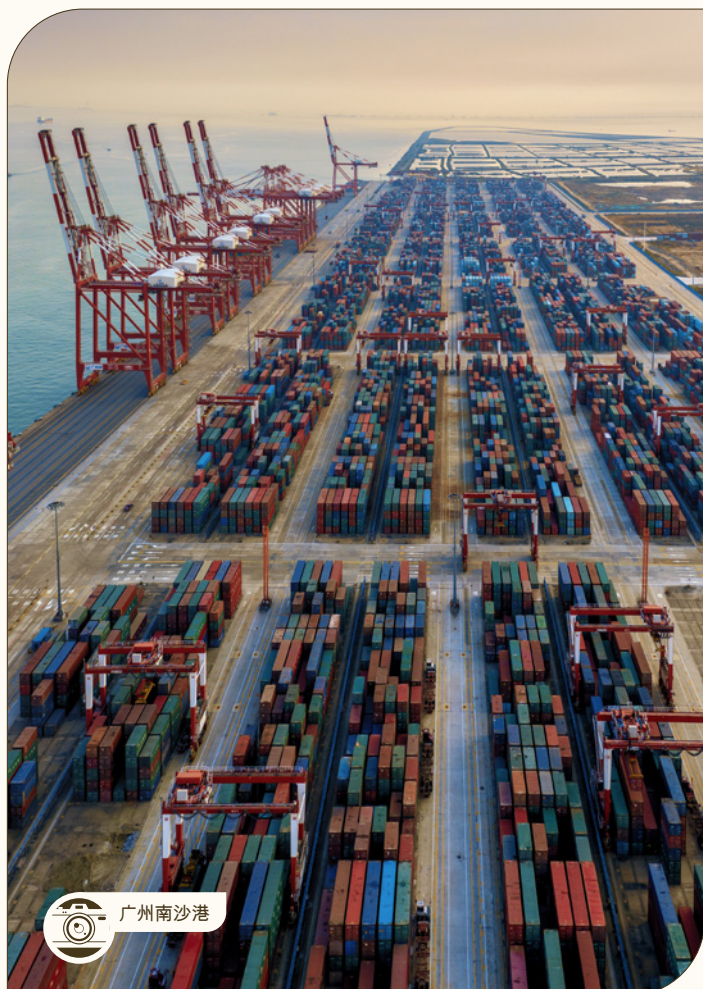
2018年，执法部门先后查获三批从尼日利亚起运、藏匿在货运集装箱中的穿山甲鳞片，总重6,848.36千克。

执法部门在云浮新港和广州南沙港查获的货运集装箱中，发现穿山甲鳞片被夹藏在花岗岩毛板之中。本案被告A曾赴加纳、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埃及及卡塔尔等地，负责从非洲收购穿山甲鳞片。被告B负责办理报关、清关及其他进口手续。被告C是亳州市某药业销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院认定，被告C与被告A、B共同合谋，将穿山甲鳞片从非洲走私入中国境内销售牟利。被告C向被告A汇款超过三百万元人民币以用于在非洲收购鳞片。

## 其他药材市场中鳞片的非法来源<sup>81</sup>

2020年，邵东县廉桥镇某中药材批发市场的一家药材门店经营者因非法交易穿山甲鳞片被依法定罪。

2017年至2019年，该店经营者从亳州市及佛山市不法商贩处非法收购加工过的穿山甲鳞片（药材行业亦称“甲珠”），并将其转售给其他买家。



广州南沙港



裁判文书显示，除了亳州外，中国别的地区也有医药企业涉及穿山甲非法贸易，包括中药材店、药房、<sup>83</sup> 健康管理公司<sup>84</sup> 以及中药材市场仓库。<sup>85</sup> 在1起于2018年查获穿山甲鳞片的案件实例中<sup>86</sup>，<sup>86</sup> 最初由该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假药案件立案侦查。被告以加工穿山甲鳞片用于药用牟利，执法人员在其家中缴获了穿山甲鳞片。除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外，该案还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在另一起涉及以食用及药用为目的非法贸易穿山甲的案件实例中，一家持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育许可证”的穿山甲繁育中心被查出曾向不法商贩收购穿山甲。<sup>87</sup>

除本报告梳理的判决之外，中国媒体报道的其他相关判决进一步佐证了合法药用与穿山甲非法贸易之间的关联。2020年10月，据报道，北京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前站长因受贿赂，协助多家中药企业违规获取向医院销售穿山甲鳞片等野生动物制品的许可，最终被依法判刑。<sup>88</sup>

环境调查署（EIA）此前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一家制药企业与乌干达野生动物走私者存在勾连。该公司数名员工在2021年因非法收购至少9.9吨穿山甲鳞片，并非法销售至少7.4吨而被定罪判刑。<sup>89</sup>

2021年6月，另一家制药企业被披露通过伪造和欺诈手段，在2016至2019年间非法洗白上万公斤穿山甲鳞片及赛加羚羊角，最终罚款200万元人民币，企业高管被依法判刑。<sup>90</sup>

2024年5月，一家持证制药企业因非法收购大量穿山甲鳞片及赛加羚羊角用于中药制剂的生产和分销，被处以高达3,0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该企业高管及法定代表人均被判刑。<sup>91</sup> 一审审理查明，该企业以虚报库存方式骗取药品生产审批，实际非法采购穿山甲鳞片共计34,218.14千克，远超3,424.6千克的获批限额。该公司随后更将加工后的穿山甲及羚羊角制品销售给超过500余家医院。

## 执法与起诉能力

通过裁判文书可见，中国执法部门在调查和起诉穿山甲及其他野生动物犯罪方面具备完善且成熟的司法能力。

侦查与提交给法庭的相关证据通常涵盖证人证言、手机、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的电子数据（如微信）、涉案物种的鉴定与估价（许多案件实例包括穿山甲的物种种类鉴定）、以及银行流水等资金流向的证据。

即便在未查获或仅查获少量穿山甲的案件中，公诉机关依然能够根据各种证据证实大规模非法交易事实。中国执法机构的能力可见一斑。

前文提及的保货案例绝佳地体现了执法部门的能力。<sup>92</sup> 尽管该案当时仅查获24只活体穿山甲，公诉机关仍通过微信及通话记录、查获纸质账本、银行流水和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总共从越南走私了4,195只穿山甲。

在另一起案件实例中，尽管执法人员只查获7只活体穿山甲，法院依微信记录等其他证据认定，五名被告至少非法交易或运输6至51只穿山甲。<sup>93</sup> 还有一起案件实例中，虽未查获被告直接经手的实物，但公诉机关通过调取快递物流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查实被告曾先后八次通过邮寄方式从巴基斯坦接收穿山甲。<sup>94</sup>

多起案件实例中，执法部门对涉及非法交易的买方、卖方及运输方全部提起公诉。不少案件展开了深入调查，一并追诉穿山甲走私犯罪团伙多名骨干成员及其他涉案关联人员。





©National Parks Board of Singapore

除前述案件外，以下案例展现了涉及多个关联案件并案查办的执法行动：

裁判文书记载了一起中国与新加坡执法部门跨境合作的杰出案例：

## 中越犯罪团伙<sup>95</sup>

## 国际合作执法<sup>100</sup>

该犯罪团伙累计非法交易至少1,113只穿山甲完整个体，其中执法部门查获222只。

此案件涉及一个在2017至2019年期间，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法进口穿山甲鳞片及象牙的有组织犯罪。

团伙成员分工明确，涵盖境外收购、走私、境内储存及运输。执法机构对14起相互关联的案件进行调查，查证了该团伙在2017至2019年间的非法交易活动，最终22名团伙成员被依法定罪。

该团伙包括中国和越南籍成员，他们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收购穿山甲鳞片和象牙，并将其囤积于金沙萨的一处仓库。

该犯罪团伙的中国籍和越南籍成员相互配合，将马来穿山甲活体从越南经北仑河走私入境广西东兴市。到达东兴市后，再把穿山甲以汽车转运至藏匿点，包括东兴市一处住宅及广东省蕉岭县一家由团伙成员持有经营的水产店。<sup>96</sup> 团伙成员将穿山甲处理和包装后用汽车载送给中国广西和广东的买家。该团伙通过微信沟通，支付方式以现金为主，较少使用银行转账。

2019年5月，南宁海关缉私局获悉，一批数量庞大的穿山甲鳞片及象牙拟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起运，途经新加坡转运至越南。中新双方开展情报互通，协调配合，2019年7月，新加坡海关与国家公园局依法对三个申报品名为木材、起运港为金沙萨马塔迪港、目的港为越南海防市的船运集装箱进行查验，最终在木材夹层内查获共11,912千克穿山甲鳞片和8,795千克象牙。

涉案穿山甲活体主要售予买家食用及用鳞片入药。广东阳江一名买家以宰杀售卖穿山甲肉为目的向该团伙购入穿山甲活体；<sup>97</sup> 另有广东江门的买家购买穿山甲活体后将其转售给其他客户。<sup>98</sup> 两名团伙成员在审讯中供述，他们也会收购死亡的穿山甲获取鳞片作为药材出售。<sup>99</sup>

经物种鉴定，查获的鳞片均为巨地穿山甲，法院核算数量约等同1,805只穿山甲个体。在中新两国执法部门密切合作下，本案8名涉案犯罪分子已被全部逮捕归案并依法定罪。

上图左：北仑河畔的东兴口岸，中越穿山甲鳞片走私的关键通道之一。

上图右：中新协作执法行动中，在新加坡查获的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穿山甲鳞片。





## 结论与建议

裁判文书显示，在研究期间内，中国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为打击穿山甲非法贸易付出了重大努力。裁判文书与现有文献更强调了司法机关在中国穿山甲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sup>101</sup>

然而，仅依靠对穿山甲犯罪的查缉与起诉，不足以从根源上消除中国在全球穿山甲贸易链条中的分量。即便多起走私案件被成功侦破、涉案人员被依法追诉，穿山甲非法制品仍然流入中国国内市场。<sup>102</sup> 据此，逐步降低并最终根除中国市场对穿山甲鳞片的需求对于全球穿山甲物种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

裁判文书清楚表明，在研究期间内有大量穿山甲从世界各地被走私入境中国，亚洲和非洲的穿山甲物种皆受影响。文书内容揭示，流向中国的穿山甲鳞片走私活动具有组织化，往往涉及有组织犯罪团伙，但亦不排除存在个人投机走私的情况。

本报告梳理的裁判文书及另外被中国媒体报道的案件强而有力地证明，中国国内的穿山甲中药产品合法市场助长了全球穿山甲非法贸易及盗猎行为。其中最确凿的证据在于多起持证经营的制药企业、与中医药行业相关的个人和经营场所实际参与穿山甲非法贸易活动的事实。

近期报导显示，相较于此前数年的极端高峰，全球查获的穿山甲鳞片数量似乎有所回落。<sup>103</sup> 执法力度的加强或为原因之一，但穿山甲种群数量的锐减亦可能是因由。<sup>104</sup> 目前，查获穿山甲的数量依旧显著，且尚无证据表明穿山甲，尤其是极度濒危的穿山甲物种，能够在当前非法贸易消耗下存续。

尽管中国近年来已为控制国内穿山甲合法市场采取若干重要举措，但是政府仍然未关闭穿山甲鳞片药用的合法市场。现有证据表明，该市场很可能持续带动对穿山甲鳞片的需求，进而助长全球穿山甲盗猎及非法贸易。



## 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禁止包括传统医药用途在内的所有穿山甲鳞片商业性贸易，关闭国内穿山甲制品的合法市场。
- 面向中医药行业、相关使用群体及公众开展有针对性、循证的宣传，以减少对穿山甲制品的需求，并鼓励使用不会危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替代品。
- 深化与本报告及其他报告所提及的来源国和中转国之间的合作，以预防、查缉、调查并追诉将穿山甲走私至中国的非法行为。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已建议，应关闭助长盗猎和非法贸易的国内穿山甲制品合法市场。

在过去十余年间有大量穿山甲制品自多个分布国及中转国被走私至中国。现有证据有力表明，中国国内的穿山甲鳞片合法市场一方面可为非法来源的穿山甲鳞片“洗白”，另一方面可持续带动对穿山甲鳞片的需求，从而直接与间接地助长了非法贸易。鉴于此类情形已导致国际大规模的穿山甲非法贸易，违背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内穿山甲鳞片市场不应仅被视为内政问题，而是关乎全球穿山甲保护和国际公约履行的重大事务。

## 因此，我们建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员会：

- 评估中国国内合法市场对全球穿山甲鳞片走私的影响，应关注其是否影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合规执行。
- 要求中国政府澄清，在2017年所有穿山甲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并生效后，显属违反公约的规定从刚果和布隆迪进口、数量相当于29,117只整只穿山甲的制品的后续处置情况。

## 最后，鉴于不法分子利用民航、海运船舶、快递、客运车辆及其他方式进行走私和运输穿山甲制品，我们建议私营运输运营商：

- 对本报告及其他报告中确认的运输路线实施更严格的筛查和安全管理，以识别和阻止穿山甲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非法运输。



# 附录一

| 案件实例 编号 | 案件编号 | 裁判文书文号             |
|---------|------|--------------------|
| 1       | 1    | (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4号 |
| 2       | 2    | (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4号  |
| 3       | 3    | (2015)东刑初字第1565号   |
| 4       | 4    | 2015)琼刑二终字第20号     |
| 5       | 5    | (2015)厦刑初字第128号    |
|         | 13   | (2015)湖刑初字第416号    |
|         | 28   | (2017)闽刑终111号      |
| 6       | 6    | (2015)沪三中刑初字第42号   |
| 7       | 7    | (2015)北刑二初字第4号     |
|         | 30   | (2017)桂05刑初35号     |
|         | 59   | (2019)桂刑终305号      |
|         | 87   | (2019)桂05刑初8号      |
| 8       | 8    | (2015)珠中法刑一终字第388号 |
|         | 10   | (2015)珠金法刑初字第140号  |
| 9       | 9    | (2015)防市刑二初字第48号   |
|         | 171  | (2022)桂06刑初35号     |
| 10      | 11   | (2015)二中刑初字第7号     |
| 11      | 12   | (2015)谯刑初字第00449号  |
| 12      | 14   | (2015)石刑初字第66号     |
| 13      | 15   | (2016)沪刑终117号      |
| 14      | 16   | (2016)粤刑终1467号     |
|         | 29   | (2017)粤刑终67号       |
|         | 46   | (2018)粤07刑初40号     |
| 15      | 17   | (2016)沪03刑初72号     |
| 16      | 18   | (2016)粤20刑初78号     |
| 17      | 19   | (2016)浙02刑初75号     |
| 18      | 20   | (2016)沪03刑初60号     |
| 19      | 21   | (2016)沪03刑初68号     |



| 案件实例 编号 | 案件编号 | 裁判文书文号              |
|---------|------|---------------------|
| 20      | 22   | (2016) 沪03刑初50号     |
| 21      | 25   | (2016) 桂0702刑初329号  |
|         | 75   | (2019) 桂07刑终280号    |
|         | 97   | (2019) 桂0702刑初172号  |
| 22      | 27   | (2016) 云0581刑初307号  |
| 23      | 31   | (2017) 沪03刑初98号     |
| 24      | 32   | (2017)云05刑初70号      |
| 25      | 33   | (2017) 云05刑初155号    |
| 26      | 34   | (2017) 皖1602刑初708号  |
|         | 49   | (2018) 皖1602刑初551号  |
|         | 78   | (2019) 皖16刑终269号    |
| 27      | 35   | (2017) 云0581刑初537号  |
|         | 47   | (2018) 云05刑终52号     |
| 28      | 36   | 2017) 云3124刑初75号    |
| 29      | 37   | (2017) 粤0904刑初544号  |
| 30      | 39   | (2017)浙 06 刑终 162 号 |
| 31      | 40   | (2018) 粤08刑初71号     |
| 32      | 41   | (2018) 桂06刑初109号    |
| 33      | 42   | (2018) 沪03刑初108号    |
| 34      | 43   | (2018) 粤20刑初107号    |
|         | 44   | (2018) 粤20刑初73号     |
|         | 62   | (2019) 粤刑终155号      |
|         | 63   | (2019) 粤刑终62号       |
| 35      | 45   | (2018) 桂06刑初101号    |
| 36      | 52   | (2019) 粤1427刑初101号  |
|         | 139  | (2020) 粤14刑初7号      |
|         | 125  | (2020) 粤14刑初18号     |
| 37      | 54   | (2019) 桂刑终180号      |
|         | 135  | (2020) 桂06刑初28号     |



| 案件实例 编号 | 案件编号 | 裁判文书文号             |
|---------|------|--------------------|
| 38      | 55   | (2019) 粤刑终692号     |
| 39      | 26   | (2019) 云刑终1273号    |
|         | 72   | (2019) 云28刑初200号   |
| 40      | 57   | (2019) 粤刑终1454号    |
| 41      | 58   | (2019) 粤刑终1101号    |
|         | 86   | (2019) 粤53刑初9号     |
|         | 165  | (2021) 粤53刑初8号     |
| 42      | 60   | (2019) 桂刑终311号     |
| 43      | 61   | (2019) 粤刑终1156号    |
| 44      | 64   | (2019) 云09刑没2号     |
| 45      | 65   | (2019) 粤07刑初77号    |
| 46      | 66   | (2019) 苏01刑终1019号  |
| 47      | 67   | (2019) 沪03刑初90号    |
| 48      | 68   | (2019) 云05刑终153号   |
|         | 93   | (2019) 云0581刑初348号 |
| 49      | 69   | (2019) 粤03刑初709号   |
| 50      | 70   | (2019) 桂06刑初118号   |
| 51      | 71   | (2019) 粤03刑初459号   |
| 52      | 73   | (2019) 桂06刑终112号   |
|         | 96   | (2019) 桂0603刑初140号 |
| 53      | 74   | (2019) 沪03刑初91号    |
| 54      | 76   | (2019) 沪03刑初69号    |
| 55      | 79   | (2019) 粤01刑初283号   |
| 56      | 80   | (2019) 桂10刑初37号    |
| 57      | 81   | (2019) 京04刑初18号    |
| 58      | 82   | (2019) 粤03刑初476号   |
| 59      | 83   | (2019) 云05刑初121号   |
| 60      | 84   | (2019) 京04刑初17号    |
| 61      | 85   | (2019) 桂06刑初57号    |
| 62      | 88   | (2019) 桂1481刑初144号 |



| 案件实例 编号 | 案件编号 | 裁判文书文号             |
|---------|------|--------------------|
| 63      | 89   | (2019) 川1402刑初429号 |
| 64      | 90   | (2019) 桂0681刑初173号 |
| 65      | 91   | (2019) 桂0681刑初168号 |
| 66      | 94   | (2019)湘0522刑初36号   |
| 67      | 98   | (2019)云0581刑初287号  |
| 68      | 99   | (2019) 云3124刑初65号  |
| 69      | 100  | (2019) 闽0303刑初168号 |
| 70      | 101  | (2019)云2822刑初45号   |
| 71      | 103  | (2019) 桂14刑初41号    |
|         | 108  | (2020) 桂刑终103号     |
| 72      | 104  | (2019) 京04刑初48号    |
| 73      | 105  | (2020) 粤16刑初30号    |
| 74      | 106  | (2019) 湘07刑终374号   |
| 75      | 107  | (2019) 粤07刑初76号    |
|         | 129  | (2020) 粤14刑初7号     |
| 76      | 110  | (2020) 桂刑终372号     |
|         | 123  | (2020) 桂06刑初25号    |
|         | 124  | (2020) 桂06刑初54号    |
| 77      | 111  | (2020) 粤刑终274号     |
| 78      | 112  | (2020) 桂06刑初87号    |
| 79      | 113  | (2020) 粤09刑初64号    |
| 80      | 114  | (2020) 桂14刑初48号    |
| 81      | 115  | (2020) 粤01刑终2013号  |
| 82      | 116  | (2020) 京04刑初25号    |
| 83      | 117  | (2020) 桂06刑初100号   |
| 84      | 118  | (2020) 京04刑初26号    |
| 85      | 120  | (2020) 云05刑初141号   |
| 86      | 121  | (2020) 桂06刑初88号    |
| 87      | 122  | (2020) 京04刑初4号     |
| 88      | 126  | (2020) 京04刑初1号     |



| 案件实例 编号 | 案件编号 | 裁判文书文号             |
|---------|------|--------------------|
| 89      | 127  | (2020) 沪03刑初36号    |
| 90      | 128  | (2020) 沪03刑初35号    |
| 91      | 130  | (2020) 沪03刑初44号    |
| 92      | 131  | (2020) 沪03刑初43号    |
| 93      | 133  | (2020) 粤01刑终858号   |
|         | 155  | (2020) 粤0114刑初391号 |
| 94      | 134  | (2020) 沪03刑初41号    |
| 95      | 136  | (2020) 云05刑初115号   |
| 96      | 137  | (2020) 粤06刑初7号     |
| 97      | 138  | (2020) 沪03刑初33号    |
| 98      | 140  | (2020) 苏0102刑初370号 |
| 99      | 141  | (2020) 新0103刑初246号 |
| 100     | 142  | (2020) 云2932刑初212号 |
| 101     | 143  | (2020) 湘0523刑初81号  |
| 102     | 144  | (2020) 云0422刑初113号 |
| 103     | 145  | (2020) 云0581刑初370号 |
| 104     | 146  | (2020) 桂1481刑初71号  |
| 105     | 147  | (2020) 云0103刑初197号 |
| 106     | 148  | (2020) 浙1102刑初286号 |
| 107     | 149  | (2020) 云3103刑初93号  |
| 108     | 150  | (2020) 云2627刑初69号  |
| 109     | 151  | (2020) 桂0681刑初94号  |
| 110     | 153  | (2020) 浙1122刑初101号 |
| 111     | 154  | (2020) 桂0681刑初33号  |
| 112     | 156  | (2020) 桂06刑初24号    |
| 113     | 157  | (2020) 渝01刑初123号   |
| 114     | 158  | (2020) 云05刑终194号   |
| 115     | 160  | (2021) 粤刑终231号     |
| 116     | 161  | (2021) 粤刑终196号     |
| 117     | 162  | (2021) 京04刑初12号    |



| 案件实例 编号 | 案件编号 | 裁判文书文号                                             |
|---------|------|----------------------------------------------------|
| 118     | 163  | (2021)京04刑初11号                                     |
| 119     | 164  | (2021)闽01刑初17号                                     |
| 120     | 166  | (2021)京04刑初4号                                      |
| 121     | 167  | (2021)粤1403刑初165号                                  |
| 122     | 168  | (2021)桂0681刑初4号                                    |
| 123     | 170  | (2021)内29刑终7号                                      |
| 124     | 172  | (2022)沪03刑初48号之一                                   |
| 125     | 173  | (2019)桂0681刑初173号                                  |
| 126     | 174  | (2022)桂0681刑初3号                                    |
| 127     | 175  | (2022)辽0112刑初350号                                  |
| 128     | 177  | (2023)陕刑终168号                                      |
| 129     | 178  | (2023)皖刑终23号                                       |
| 130     | 179  | (2023)浙07刑终549号                                    |
| 131     | 180  | (2023)浙0727刑初188号                                  |
| 132     | 181  | 古某飞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境外投案认定自首的实质把握和证据审查. (2023). 人民法院案例库. |
| 133     | 182  | (2021)鲁02民初69号                                     |
| 134     | 183  | (2023)云3123刑初516号                                  |
| 135     | 184  | (2023)云3102刑初402号                                  |
| 136     | 185  | (2023)云3324刑初58号                                   |
| 137     | 186  | (2023)粤1223刑初80号                                   |
| 138     | 187  | (2024)云0523刑初98号                                   |
| 139     | 188  | (2020)京04刑初25号刑                                    |



# 参考文献

1. Challender, D., Willcox, D.H.A., Panjang, E., et al. (2019). *Manis javanic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3A123584856.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3A123584856.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hallender, D., Wu, S., Kaspal, P., et al. (2019). *Manis pentadactyla* (errata version published in 2020).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4A168392151.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4A168392151.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Schoppe, S., Katsis, L. & Lagrada, L. (2019). *Manis culionensis*.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36497A123586862.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36497A123586862.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 Nixon, S., Pietersen, D., Challender, D., et al. (2019). *Smutsia gigante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2A123584478.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2A123584478.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Pietersen, D., Moubolou, C., Ingram, D.J., et al. (2019). *Phataginus tricuspis*.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7A123586469.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7A123586469.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Mahmood, T., Challender, D., Khatiwada, A., et al. (2019). *Manis crassicaudat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1A123583998.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1A123583998.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 Ingram, D.J., Shirley, M.H., Pietersen, D., et al. (2019). *Phataginus tetradactyl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6A123586126.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6A123586126.en>. [Accessed on 7 November 2025]; Pietersen, D., Jansen, R. & Connelly, E. 2019. *Smutsia temminckii*.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9*. e.T12765A123585768. Available at: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19-3.RLTS.T12765A123585768.e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4.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5. *Id.*
6. EIA. (2020). Smoke and Mirrors: China's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illegal pangolin trade. p.6.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EIA-Smoke-and-Mirrors-2020-FINAL.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Zhuang, F., Yu, Y., Wu, S., et al. (2020). Reducing Pangolin Demand by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s for Human Consumption in Guangdong, China.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89/fevo.2020.574161>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7. Wang, Y., Turvey, S. T. and Leader-Williams, N. (2020).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the use of pangolin scale produc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ithin China. *People and Nature*, 2(4), p. 903-91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2/pan3.10150>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iting Li, S. (1578).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eijing, China: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8. UNODC. (2020).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2020: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p.767.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9. UNODC. (2020).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UNODC. (2024).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cofbr/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https://www.unodc.org/cofbr/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0. EIA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me Tracker.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global-environmental-crime-tracker/>
11.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p. 62.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2. Xi, F., Chao, X., Wu, S., et al. (2025) Curbing the trade in pangolin scales in China by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llegal trade network. *Scientific Reports*, 15(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87183-5>.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3.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p. 56.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4. *Ibid.* Pp 59-60.
15. Xi, F., Chao, X., Wu, S., et al. (2025). Curbing the trade in pangolin scales in China by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llegal trade network. *Scientific Reports*, 15(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87183-5>.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6.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p. 46-47.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7. United Nations. No. 14537. Treaty Text and Appendices of CITES. Available at: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993/volume-993-I-14537-English.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8. CITES. (1994). Amendments to Appendices I and II of the Convention adopted at CoP9.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09/E9-Amend-to-App-I-II.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9. CITES. (2000). Amendments to Appendices I and II adopted at CoP11. p. 5.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1/other/E-Amendments\\_App.pdf](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1/other/E-Amendments_App.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0. CITES. (2016). Notification to the Parties: Amendments to Appendices I and II of the Convention. 2016/063. p. 2.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notif/E-Notif-2016-063.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1. CITES. (2022). 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eenth session for Committee II. CoP19 Com. II Rec. 15 (Rev. 1). p. 2-3.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19-Com-II-Rec-15-R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ITES Secretariat. Revisions to Resolution Conf. 17.10 on Conservation of and trade in pangolins. CoP19 Com. II. 8. p. 3.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19-Com-II-08.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2. *Id.*
23. SFA. (1988). List of state protected animals of 1988.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4/20180104/1063883.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4. NFGA. (2020). Notice of the NFGA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ngolins. Available online: [http://lcj.als.gov.cn/art/2020/7/1/art\\_1000\\_307090.html](http://lcj.als.gov.cn/art/2020/7/1/art_1000_307090.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5. China CITES MA. (2025).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Effectiveness in China on Pangolins. AC33. Inf. 17.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AC33-Inf-17.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6. China Wildlife Protection Law. (2023). Article 31. Available at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2/77cc070369d94dd09270fb9c0f52cbd0.s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7. China Wildlife Protection Law. (2023). Article 28. Available at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2/77cc070369d94dd09270fb9c0f52cbd0.s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8. SFA. (2007). Notice on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on resources of saiga antelope, pangolin and rare snake, as well as the regulating on their products for medicine use (Linhufa [2007] No.24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4818/content-796751.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29. EIA. (2023). Investing in Extinction: How the global financial sector profits 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 firms using threatened species.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3-EIA-UK-Investing-in-Extinction\\_SPREADS.pdf](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3-EIA-UK-Investing-in-Extinction_SPREADS.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0. EIA. (2025). Exclusion of pangolin formulae in the 2025 Chinese Pharmacopeia does NOT end the exploitation.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blog/exclusion-of-pangolin-formulae-in-the-2025-chinese-pharmacopeia-does-not-end-the-exploitation/>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ATCM. (2024). The Chinese Pharmacopeia plans to remove 19 varieties from its list, which will not affect production of patient use. Available at: <https://www.catcm.org.cn/129/202412/4155.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1. NFGA, NATCM, NMPA. 2024. Notice on Effect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ngolin. As referenced in China CITES MA. Pangolin Conservation in China. SC78 Inf. 2.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SC78-Inf-02.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2. *Id.*
33.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p. 56.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4. *Id.*
35. Liebman B., Stern, R., Wu, X., *et al.* (2023). Rolling Back Transparency in China's Courts. *Columbia Law Review*, 23(8). Available at: <https://columbialawreview.org/content/rolling-back-transparency-in-chinas-courts/>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6. Chen, L. (2024). China vows judicial disclosure after outcry over plan to curb access to rulings. Reut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vows-judicial-disclosure-after-outcry-over-plan-curb-access-rulings-2024-01-22/>.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Gu. T. (2023). China to limit access to court judgment searches to internal use. Radio Free Asia. Available at: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court-records-12142023132626.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7. Xi, F., Chao, X., Wu, S., *et al.* (2025). Curbing the trade in pangolin scales in China by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llegal trade network. *Scientific Reports*, 15(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87183-5>.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8. UNODC. (2020).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UNODC. (2024).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cofrb/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https://www.unodc.org/cofrb/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39. Case Nos. 112, 114, 137, 141, 157
40. Case Nos. 21, 57, 74, 126, 127, 130, and 131.
41. Case Nos. 185 and 187.
42. Explanat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se calculations, instances and volumes overlap as some countries are transit points. For example, Ethiopia was named in the judgments as a point of transit in 12 of the 13 instances where scales smuggled into China from Equatorial Guinea.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calculations,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and quantity seized is attributed to both Equatorial Guinea as well as Ethiopia.
43. Case No. 40. In this case, while the facts of smuggling were established, the court did not find enough evidence to convict the defendant for the offence.
44. Case No. 185.
45. UNODC. (2020).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UNODC. (2024).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cofrb/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https://www.unodc.org/cofrb/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46. Case Nos. 19, 31, 40, 55, 58, 86, and 165
47. Case No. 112.
48. Case No. 164.
49. Case Nos. 16, 29, and 46.
50. Case Nos. 7, 9, 25, 30, 41, 45, 52, 54, 59, 65, 75, 87, 97, 107, 110, 111, 113, 117, 123, 124, 125, 129, 135, 139, 156 and 171.
51. Case Nos. 2, 18, 43, 62, and 63.
52. Case Nos. 7, 9, 25, 30, 41, 45, 52, 54, 59, 65, 75, 85, 87, 90, 97, 107, 110, 111, 113, 117, 121, 123, 124, 125, 129, 135, 139, 154, 156, 168 and 171.
53. Cases 91, 151 and 174.
54. EIA. (2025). A Pivotal Player: Vietnam's ongoing fight against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5-EIA-UK-A-PIVOTAL-PLAYER-SPREADS-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55. Case Nos. 27, 32, 56, 68, 72, 83 and 93..
56. Case Nos. 33 and 144.
57. Case No. 64.
58. Case Nos. 35, 47 and 99.
59. Case Nos. 27, 32, 33, 35, 47, 68, 83, 93, 98, 99, and 145.
60. Case Nos. 146, 148 and 153.
61. Case Nos. 34, 49 and 78.
62. Case Nos. 19, 31, 55, 58, 86, 112 and 165.
63. Case Nos. 55 and 112.
64. Case No. 82.
65. Case Nos. 67 and 134.
66. Case No. 13.
67. Case Nos. 5 and 28.
68. For instance, in Case No. 106,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illegal traders had sold whole pangolins to various buyers for consumption as food as well as for medicinal purposes.
69. Case Nos. 19, 32, 33, 56, 72, 116 and 122.
70. Case No. 64.
71. Case Nos. 35 and 47.
72. Paragraph 4(b) of Article VIII of CITES.



73. Xi, F., Chao, X., Wu, S., et al. (2025) Curbing the trade in pangolin scales in China by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llegal trade network. *Scientific Reports*, 15(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87183-5>.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74.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2020). Rising Anhui: TCM Market Prosperous in Bozhou. Available at: [https://english.cnipa.gov.cn/art/2020/9/16/art\\_1347\\_152238.html#:~:text=China%20National%20Intellectual%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TCM%20Market%20Prosperous%20in%20Bozhou&text=Home%20to%20the%20renowned%-20Chinese,industries%20in%20Anhui%2C%20Su%20added](https://english.cnipa.gov.cn/art/2020/9/16/art_1347_152238.html#:~:text=China%20National%20Intellectual%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TCM%20Market%20Prosperous%20in%20Bozhou&text=Home%20to%20the%20renowned%-20Chinese,industries%20in%20Anhui%2C%20Su%20added.).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75. Cases Nos. 34, 49 and 78.
76. Case Nos. 55, 58, 86 and 165.
77. Case Nos 114 and 157.
78. Case Nos. 104, 178 and other examples provided as case studies.
79. Case No. 12
80. Case Nos. 58, 86 and 165.
81. Case No. 143.
82. Case No. 170.
83. Case No. 94.
84. Case No. 173.
85. Case No. 115.
86. Case No. 89.
87. Case No. 106.
88. Sohu. (2020). Former head of Beijing wildlife protection station sentenced for accepting bribes of 8.01 million yuan and possessing 49.12 million yuan of unexplained assets. Available at: [https://www.sohu.com/a/425002565\\_260616](https://www.sohu.com/a/425002565_260616)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89. EIA. (2022). Lethal Loopholes: Glob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ests and the trade in pangolins between Uganda and China.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EIA-Lethal-Loopholes.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90. EcoChina. (2021). Beijing's first case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llegally acquiring and selling large quantities of pangolin scales and antelope horns".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gov.cn/news/info/45904.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91. Sina Finance. (2024). Chengdu Minjiangyu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was tried in the second instance for illegally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more than 30 tons of pangolin products, which is suspected of endangering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wild animals.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sina.cn/2025-01-24/detail-inefzwmz5216098.d.html?oid=%E4%B8%80%E6%AF%94%E4%B8%80%E9%AB%98%E4%BB%BF&di%E5%8C%85%E5%8C%85%E8%B4%A8%E9%87%8F%E3%80%8C%E5%BE%AE%E4%BF%A1198099199%E3%80%8DHG8u&vt=4&cid=76729&node\\_id=76729](https://finance.sina.cn/2025-01-24/detail-inefzwmz5216098.d.html?oid=%E4%B8%80%E6%AF%94%E4%B8%80%E9%AB%98%E4%BB%BF&di%E5%8C%85%E5%8C%85%E8%B4%A8%E9%87%8F%E3%80%8C%E5%BE%AE%E4%BF%A1198099199%E3%80%8DHG8u&vt=4&cid=76729&node_id=76729)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92. Case Nos. 7, 30, 59 and 87.
93. Case No. 65.
94. Case Nos. 34, 49 and 78.
95. Case Nos. 25, 52, 75, 97, 107, 110, 111, 117, 123, 124, 125, 129, 139, and 156.
96. Case Nos. 52 and 124.
97. Case No. 111.
98. Case Nos. 107 and 129.
99. Case No. 52.
100. Case No. 112.
101. Su, D., Wu, K., & Nie, A. (2025). China's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Pangol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imals*. Available at <https://www.mdpi.com/2076-2615/15/16/2422>.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02. See for example Case Nos. 29, 7, 30, 59 & 87, and 82.
103. UNODC. (2024).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cofrb/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https://www.unodc.org/cofrb/uploads/documents/ECOS/World_Wildlife_Crime_Report_2024.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CITES Secretariat. (2025).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angolins (*Manis* spp.) in the wild, and trade controls in place in Parties. CoP20 Doc. 79.1 Annex 3. Available at: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oP20-079-01.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104. Interviews with hunters in Uganda and Cameroon by the UNODC suggested that pangolins were becoming harder to find. UNODC. (2020). 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p. 66.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ildlife/2020/World_Wildlife_Report_2020_9July.pdf). [Accessed 7 November 2025]

## 致谢

本报告由英国环境调查署 (EIA UK) 撰写，内容由本署独立负责。本研究报告由大卫·谢泼德野生动物基金会 (David Shepherd Wildlife Foundation) 资助完成。

环境调查署亦谨此感谢众多长期支持本机构使命与价值理念的支持者，正是他们持续而坚定的助力，使本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